

君^香华 一度

红酥手，黄滕酒，

满城春色宫墙柳。

东风恶，欢情薄。

一怀愁绪，

几年离索。

错！错！错！

东风恶

1
DONG
FENG
E



东风恶

上

君华 一度

DONGFENG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东风恶 / 一度君华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867-2

I. ①东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2817 号

书 名 东风恶 (全 2 册)

作 者 一度君华
选题策划 秦 瑶 涂继文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文字统筹 秦 瑶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401 千字
印 张 32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,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867-2
定 价 59.80 元 (全 2 册)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【目录】

contents

上

- 第一章 身败名裂，绝境偏又逢君 / 001
- 第二章 竹马退亲，凉薄不过人心 / 016
- 第三章 王府纳妾，怎攀高门府第 / 029
- 第四章 华筵楚楚，终是不如草具 / 042
- 第五章 明月入怀，夫人千里报喜 / 056
- 第六章 百般刁难，鸿雁不得音讯 / 069
- 第七章 喜得千金，多情一场伤心 / 084
- 第八章 仓皇逃命，浮木难系芳心 / 099
- 第九章 边城藏身，秋波盈盈传情 / 112



目录

contents

上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126 | 第十章 郎情妾意，遗药瓶露端倪 |
| 141 | 第十一章 以德报怨，巽王耿耿于怀 |
| 155 | 第十二章 卧床不起，雪夜提灯相依 |
| 175 | 第十三章 宫宴遇袭，夫人求救遇险 |
| 191 | 第十四章 年节将近，折梅又见韩续 |
| 204 | 第十五章 风波乍起，衔恨却偏悬心 |
| 219 | 第十六章 郎心莫测，愁肠结意难平 |
| 237 | 第十七章 竹马退亲，凉薄不过人心 |

部落村庄被屠的时候，香香躲在草丛里。男人们拿起武器战斗，族长带着老幼妇孺迁到别的地方。她没有被带走，她是被卖到这里的，至今也不懂胡语。

战争简单而粗暴，男人们被剥皮，插在木桩上。她双手捂着嘴，瑟瑟发抖，身边的草叶也跟着抖动。

一柄长戟猛地拨开草丛，她尖叫一声，起身就想跑。那士兵似乎呆住了，在她跑出几步之后，才猛扑过来：“女人！女人！”

他兴奋地呼喊，香香被扑倒在地。士兵在她身上嗅来嗅去，双手乱摸。她挣扎，哭喊，士兵更加兴奋。

正撕扯间，身上的士兵像个破麻袋一样被踹到一边，香香惊恐地拢起衣裳，看见另一张脸。脸的主人正居高临下地打量她，眼里也闪动着意味不明的光。她蹬着双腿往后蹭，想尽量离他远些。男人喉头咽了咽，骂小兵：“混账小子，发现好东西不孝敬长官，居然想私吞？”

那小兵连滚带爬地站起来，讨好地道：“队长，我这不是正想抓住献给您嘛……”

男人丢掉长戟，在香香惊恐的目光中步步逼近。突然，有人按住他的肩，他正要骂人，转头一看，哑了：“周将军！”

来的是个白衣黑甲的高大男人，他看了一眼草丛里的女人，也露了

个差不多的表情，香香吓得连哭都忘记了。周将军过来，一手扯住香香的肩膀，将她往肩上一扛，离开村庄。

一路打马回营，引起无数目光行注目礼。

接连打了几个月的仗，女人真是个稀罕物。不经过那种境况，就不能理解什么叫母猪也能变貂蝉。就昨天晚上，他的副将还在期期艾艾地问——将军，听说您的马是母的？

香香被姓周的将军拖上马，直接带回了营房。床榻简陋，她缩在床角，周将军正在卸甲，外面有人闯进来：“周卓，听说你带了女人回来？”

周卓顿时大怒：“老子带个女人怎么谁都知道？韩续你赶紧给老子滚出去！”

进来的是另一个将领，肤色较白，有点文气。他闻言只是笑：“谁让你光天化日就这么抱回来，也不知道遮一遮？”周卓怒气冲冲：“你先出去，老子先发现的，当然得先来！”

韩续按住他的肩，周卓大怒：“老子衣服都脱一半了，你没看见？”

韩续看了眼床上的女人，雪白的肌肤、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嘴儿小小的，虽然受了不小的惊吓，仍能看出七八分姿色。他低声说：“先问过王爷。”

周卓有些发傻，然后笑：“王爷？别开玩笑，给王爷？他煮着吃吗？晋阳城佳丽如云，他找过女人吗？”他拍拍面前好友的肩膀，“省省吧，他对女人，就没有需要！”

韩续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你知道王爷为什么会这样吗？”

周卓莫名其妙：“为什么？他不是一直就这样吗？”

韩续沉默，然后说：“不，他以前不这样。”

“嘎？”周卓莫名其妙，“他还有过正常的时候？”

韩续说：“八年前，王爷有过一个爱妾，叫蓝釉。王爷很喜欢她，行军打仗都带着。有一次，我们被西靖围困在墨阳城，援军迟迟不至。西靖兵力是我军五倍之多。眼看孤城难守，大家都已经崩溃。王爷……用他的小妾犒军。”

周卓怔住，随后慢慢瞪大眼睛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从……从来也没听人提起过。那王爷的小妾呢？”

韩续说：“绝地反击的一战，兵士奋勇拼杀，终于苦守到援军到来。

就在我们里外夹击，大破西靖敌军的时候，蓝釉投白狼河自尽，尸体都没有找到。寒冬腊月的天，王爷亲自下河搜寻，足足两月，人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从那以后，王爷就再也没有碰过女人。”

周卓沉默了，韩续近乎请求地说：“先留着，说不定……他能入眼呢？”

周卓开始穿衣服：“你话都说成这样了，我还能如何？”他看了一眼床角抖抖索索的女人，嘀咕了一声，“他应该看不上吧……”又想了想，“希望你在这福分。”

慕容厉直到晚上才回营，面色如钢似铁般冷硬：“战况！”

周卓立刻报上伤亡及歼敌数量，慕容厉进到大帐，带起一股子疾风：“马上来人拟函，急报陛下！”

参军应了一声，赶紧准备笔墨。周卓看了韩续一眼，示意——快说。韩续有些发怵，很诚恳地以眼神回应周卓——我不敢说。周卓怒目——瞧你他妈那点胆子！

韩续立刻回——你有种你说！周卓萎了——我也不敢说。

两个人小朋友交换字条一样眉来眼去，慕容厉冷笑：“本王把眼睛给你们挖出来，是不是能看得清楚些？”

两个人一身冷汗，韩续赶紧道：“王……王爷，今几个兄弟们抓获了个女人，想问您要不要尝个鲜？”他一边说一边龇牙，在心里感叹：我真是越来越佩服自己了。

果然话未完，慕容厉一大脚就过来了：“滚！”

两个人出了大帐，周卓既忧且喜，捅捅韩续：“这下子人是我的了。”

韩续哼了一声，想了半天，说：“留一口给我。”

周卓嘿嘿笑，迫不及待地进了自己营帐。东胡、屠何、孤竹都是一帮难追的东西，狐狸一样东躲西藏，这深山野岭几个月，大家都素得不行。

香香已经被吓傻了，他们会剥人皮，被剥了皮的人血淋淋地扔在地上，还会抽搐颤抖。周卓过去，摸摸她的下巴，她抖得像只小白兔。

他笑笑：“不要害怕，我不想弄坏你，一会儿还给我兄弟送过去。”

香香的大眼睛蓄满了泪，轻声说：“军爷，您放了我吧。我不是屠何部的人，我是他们抢来的，我也是燕人。”

周卓将衣袍丢在地上，露出精壮的上身：“我知道，搁平时不至于。

不过这荒山野岭的，说什么也要尝尝肉味。你乖乖听话，等回去之后，送你回家。”

香香一个劲儿地摇头，他扑上来，带着微微的汗味。她尖叫，哭喊，挣扎。周卓的营帐，离慕容厉本就不远，慕容厉正在看参军拟好的奏折，那声音就直往耳朵里钻。他心中烦躁，起身出来，走到周卓营帐前，掀开帐帘。周卓隐隐觉得耳后有风，顿时怒从心起，正要骂人，待看清来人，差点就跪了，“王、王……王爷！”您这是什么爱好！

慕容厉在看床角正用双手护住胸口的女人，白白嫩嫩、小小软软的一团。一双眼睛倒是生得好，又大又圆，看人的时候里面简直像是要溢出水来。

慕容厉注视着她，多年以前，那个人，是不是也这样惊惧、颤抖？多年不愿触及的往事，突然撕开，伤口已化脓。他迎着那道凄凉的目光，说：“送给我帐中去。”

一天之内，换过太多多个地方。香香缩在营帐一角的桌下，吓破了胆，只知道发抖。旁边就是慕容厉的兵器，她却从未想过拿在手里，甚至连逃跑都不敢。

慕容厉慢慢走到她面前，问：“你很害怕？”

她额头全是汗，脸上泪痕闪亮，不敢点头，也不敢摇头。那眼泪那样多，晋阳湖决堤一样。慕容厉挥袖，熄了烛火，上前抱住她。她的身子软的，完全没有半分力气的那种柔软。触摸到她细嫩肌肤上的伤痕，他的呼吸渐渐火热，低声问：“有多害怕？”

她不说话，喉头一声一声地哽咽。

慕容厉往死里折腾了一夜，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真是太久没有碰过女人了。身边的女人还睡着，睡梦中也是哭泣的。长发铺了一枕，乌黑发亮。他伸手，轻轻触碰她的发。

蓝釉……

突然又想起这个名字，心里像是被刺了一刀。他慢慢咬紧牙根，强忍心痛，这么多年了，日日夜夜、月月年年，无论何时，这个名字都是他心上的伤口。那年的白狼河，他许她王妃之位，她笑着应允，却在他大胜之后，纵身投入白狼河。从此以后，伤口终身不愈，疼痛永远持续。

慕容厉穿好衣服，又看了一眼床上的女人，那不是他的蓝釉。蓝釉爱笑，活泼。蓝釉从不流泪，即使是伤了、痛了，她也总是微笑着。蓝釉胆子也大，她会拿起武器，保护自己。她当然不是蓝釉，这世上再也没有蓝釉了。

他掀帘出去。

太阳已经升得老高，周卓已经带着兵士继续寻找屠何残部，韩续在清点战利品。慕容厉刚一出来，就有士兵端上净水。

这里离水源很近，但他不喜欢靠近白狼河——那是他的禁地，士兵们都懂。

这里是燕边境界，和东胡相交。不知何时聚集了一波外族人，整日骚扰大燕百姓。今年闹得更厉害了，竟然屠杀边村，烧杀抢掠。燕王震怒，将慕容厉这恶人听到也要抖三抖的恶魔派了过来。下令务必要将这波外族人驱赶殆尽。

慕容厉窝着火，这伙子流匪四处逃窜出没，十分难以捕捉。他好不容易查到他们群居的部落村庄，铁蹄般碾过，不留一个活口。四十几个部落村子，男丁全部被杀，老幼也早已逃出了伊庐山。他意犹未尽，还在四处搜寻。

香香醒来的时候，身边已经空无一人。昨夜的衣裳早已经被撕成碎布，鞋子逃跑时丢了一只，周卓扛她回来的时候，丢了另一只，她没法起床。她缩在被子里，一直也无人问津。阳光从外面透进来，带着一丝丝自由与忐忑。她见衣架上挂着件黑色的袍子，拿来裹在身上。那明显不是为她准备的衣服，太宽大也太长了。帐中实在是安静得可怕。她偷偷掀起帘帐，发现外面日头已偏西，肚子里咕咕地响，昨天就没吃什么东西，现在肚子都贴到了后背。

她想出去，试探性地迈出门口，面前站了个白净的男人，她认得他，韩续——昨天跟周卓说话的男人。

韩续递了个碟子过来，里面放着两张饼，一块烤肉。香香接过来，袍子太长，衣角拖到地上。她赶紧用另一只手提住下摆。

韩续坐在旁边，看她吃饭。她惊恐不安，咬一口就看看他，好像他随时会扑上去打她一顿一样。

韩续问：“他们经常打你？”

她迟疑，最后还是点点头。

韩续给她倒水：“以后，你就好好跟着王爷，这里不会有人打你。”

她大眼睛一闪一闪，眼看又要流泪：“周……说，会送我回家去。”

韩续微怔，然后笑：“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他是大燕国的巽王慕容厉！任你哪家小姐，跟着他还能委屈了你？”她微微咬牙，战战兢兢地坚持：“我……我想回家去……”

韩续还要再说话，突然看见她目光哆哆嗦嗦地盯着自己背后，顿时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二话不说，转身就跪：“王爷！”

慕容厉刚刚下马回营，手里还拿着马鞭，二话不说，一鞭子打他背上。韩续闷哼一声，身子一晃，又跪好。慕容厉问：“这是你该来的地方？”

韩续只觉得背上火辣辣地痛，低头道：“末将有罪，末将认罪！”

慕容厉喝道：“滚！”

他起身出去，听见慕容厉冰冷地说：“这里没有人会留你，出了伊庐山，就送你回家。”

香香早已抖成了一团，盯着他沾血的鞭子，说不出一句话。

慕容厉总在黑暗中亲近她，他的手上带着厚茧，是常年拉弓练武所致，每当烛火熄灭的时候，这双手总是会在她每一寸肌肤上游离。开始他折腾得狠了，她就惨叫。他不耐烦了，伸手去扯她的舌头。指甲将嘴里划出了血，她就不敢叫了，再如何都只是忍着。慕容厉总是喊一个名字——蓝釉。身下的人啜泣颤抖，他死死握住她的肩头，只是轻声喊：“蓝釉……”只有在这时候，他才会略略有些温柔，亲吻她的唇瓣或者额头。

韩续没想到香香会来找他，她站在他的营帐外，远远停住脚步，怯怯地说：“我想洗头。”韩续很理解她不敢跟慕容厉提，他说：“你好好侍候王爷，我带你去洗头。”她微微咬唇，韩续开解：“他是大燕国的王爷，位高权重。跟着他，你、你的亲族，都会沾光。”

香香双手握着黑袍袖角，像个正在被大孩子欺负的小孩子：“他……他说会送我回去，我不想……”

韩续沉了脸，见她眸中恐惧之色更浓了，才说：“不要不识抬举，你是跟过他的人，就算放你回去，你还敢嫁给别人？”香香连连后退，

再不敢多说，转身跑回了慕容厉的营帐。

夜间，伊庐山电闪雷鸣。香香一直没有睡着，身边的慕容厉没有碰她，右手却一直握着刀。她一动也不敢动，惊雷从天边滚滚而来，在耳畔炸响。她蜷缩了身子，一直注意他枕下的刀。及至半夜，一支弩箭挟雷霆之势穿透帐帷。慕容厉手中刀飞出去，远远听到一声惨叫。

外面喊杀声响起，他起身，从破口处出去，捡刀杀敌。香香裹紧黑袍，风雨从破口处浇灌进来，她探头出去，只见男人们杀成一团。雨水落在地上，汇成弯弯曲曲的红色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脑子里突然有个大胆的念头——跑吧？回家去。

雨水把头发粘在一起，她赤着脚，转身没跑出几步，滑倒在地。一个屠何人冲过来，举刀就砍。刀上扬起的血点已经溅到她脸上，挥刀的力道却停止了。她愣愣地看着那个人，那个人一双眼睛也直直地盯着她。许久之后，冲她一点头，有什么东西落下来。她下意识伸手接住，正是那个人的头。那眼睛还盯着她，脖子下的血还温热，筋肉还在收缩颤抖。她捧着那颗头，就见慕容厉站在面前。黑袍沾水，紧紧地贴在健硕的身体上。他提刀而立，半面浴血，死神一样。

香香身上没有半分力气，捧不住那颗头。人头砸在她身上又落地，滚出老远。她嘴唇微张，想大声喊，却没有声音。他会杀了我吗？然而他没有。过了许久，她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燕军已经将前来偷袭的屠何人杀了个七零八落。慕容厉的声音穿过风雨，非常清晰：“天黑路险，停止追击。”

周卓和封平都带人退回来，慕容厉换了营帐。对还在地上的香香说：“我把腿给你打折，你是不是就能自己走进去了？”香香挣扎着站起身来，衣袍全部湿透，现出衣下的玲珑曲线，路过的士兵瞟了一眼，不敢再看。

慕容厉正擦着自己的刀，他很爱护自己的兵器。香香湿淋淋地站了一阵，终于小声说：“我……”

话未出口，慕容厉冷喝：“闭嘴！”

我冷……她拢着衣袍，湿淋淋地坐在营帐一角，再不敢说话。等到慕容厉擦完刀，发现她缩成一团坐在角落里，睡着了。他将人拖起来，猛然丢床上，触到她湿淋淋的头发，心烦：以前打仗也带过蓝釉，哪有

这么麻烦!

天亮之后，有士兵进来，搜了慕容厉的衣服准备去洗。香香换了另一件袍子，应该也是慕容厉的。但上次慕容厉也没说，她就大着胆子穿了。看着正在收衣服的士兵，她小声问：“我……我也能洗衣服……我去洗，好吗？”

士兵对她还是比较客气：“不太好，这些是我们……”正要拒绝，身后韩续过来，说：“给她。”

香香将慕容厉和自己的衣服抱出来，韩续走在前面，带她去白狼河。她找了块合适的地方开始洗衣服，韩续站在她身后。女人洗衣服的样子，真是赏心悦目，他别过脸：“你家在哪里？”

她微微一顿，满怀希望地答：“令支，辽西令支。”

韩续点头，终于想起：“叫什么？”

香香迟疑着道：“香香。”

韩续起身：“别企图跑，令支离这儿几百里路，你能走回去？下不了山就要喂狼。”

她一下一下地捶打衣服，过了很久才小声问：“你们……会送我回去，对不对？”

韩续叹气：“如果他真不要你，就送你回去。”

慕容厉的衣服有几处破口，营中有针线包，但是这些武人，但凡衣服能穿，哪个又愿意动针线。慕容厉不讲究，也只是因为身处伊庐山，采买不便罢了。香香找到针线包，穿针引线，为他把衣服的破口都补好。外面士兵每天都在算着回朝的日子，她也在算。大军要回晋阳城，会路过令支吧？

到班师那一天，她不会骑马。没人敢带她，慕容厉将她放在自己马上，马跑得飞快，她紧紧抓着他的衣服，瞥见他的脸色，又改去抓住马的鬃毛。

大军真的路过令支，进城的时候，香香脸上有难掩的喜色。慕容厉问：“哪条街？”

“城北南巷郭家豆腐坊。”她的声音跟蚊子一样，慕容厉直接打马南巷。她突然反应过来，近乎哀求地扯着他的袖子：“帮……帮我买件衣服好吗？”脚踝微凉，天啊，她也没有穿鞋子！

慕容厉打马，尘土飞扬，直接停在郭家豆腐坊。大军入城本就是万民争相围观，何况是巽王独自前来？

南巷围满了人，慕容厉抬手将她从马上丢在地上。人群默然无声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包银子，丢在她面前，然后调转马头，扬鞭打马，离开。香香手和腿被擦伤，长袍底下什么也没穿，这样一摔，在尘埃中露出纤巧的脚和光滑的小腿。她爬起来，站在各式各样的目光中央。

“是老郭家的女儿，”有人说，“怎么这样回来了？”

“这还不懂，遇到乱军了呗。”这样兵荒马乱的年月，一个女孩遇到乱军代表什么，大家都懂。

有人不怀好意地过来扶她：“哟，是香香妹子啊！”手在她胳膊上摸了一把，又要去撩她及衣袍的下摆，“来，哥哥看看摔伤了没有！”

香香推开他，捂着脸，像是被脱光衣服丢在众人面前，泪水一直流，就是没有声音。

郭家人从豆腐坊里出来，先是母亲郭陈氏，她三两步跑过来：“香香！”

香香抱住她，撕心裂肺：“娘——娘——”

郭陈氏一把抱住她：“真是香香，我的儿！”

她爹郭田跟在身后，伸手抱住香香和郭陈氏，老泪纵横：“不哭了不哭了，回来就好。先回家去。”

一家人准备回家，有人笑着高声喊：“豆腐郭，地上还有野男人送给你女儿的银子，好大一包呢。”

香香面色惨白，郭田看了一眼，说：“我们不要别人的银子。”他牵起女儿和妻子，“没事了，我们回家去。”

香香用力点头，泪珠儿一串一串，沾了衣袖。郭陈氏拿手帕替她擦：“我儿不哭，你不见了的这些日子，爹和娘都急疯了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只要你好好的回来，爹娘就高兴。”

郭田去关店门，衣服也没换，转身就一手牵着妻子，一手牵着女儿往家里走。

“没事了没事了。”他一路走一路念叨。

香香也紧紧握着爹娘的手，是的，没事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我回到家了。

香香是令支县有名的美人，这一带人称豆腐西施。打小定了一门亲

事，对方叫于庆，是个年轻端正的后生。于家初时家道不错，挑来选去，觉得老郭人正直，夫人郭陈氏品貌又好，女儿肯定不错。于是几经商量，跟郭家定下这门亲事。香香出落得越来越漂亮，于家也高兴。奈何天不遂人愿，马匪杀进来。于家与周围的富户被抢了个干干净净，临走时还放了一把火。于老爷子气得病倒了，于家也就一落千丈。

不少媒人上门，都劝郭田重新再给香香儿找个好人家。郭田仗义，想着都说好的事儿，如何说变就变？何况于庆对香香是真不错，每每有空就上门帮衬，故而一直拒绝。

两个半月前，马匪尝了甜头，去而复返。郭田想着自己家里也没什么钱，就没逃。哪晓得马匪抢了他如花似玉的一个女儿。郭田报官、找人，城里城外几乎跑断了腿。好不容易女儿回来了，只是这名声……

大庭广众之下，被一个男人那样送回来……他当然痛心难过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只要香香儿回来，其他的就都不要紧了。他安慰了香香一阵，让妻子好好照看，又让香香的弟弟郭阳去找大夫给姐姐看看。香香的姐姐已经出嫁，这些天也在帮着找，姐夫时不时还过来照看。只是一时也没人手去送消息了。

他自己去了趟于家，刚一进门，于家老太太就迎上来：“哟，是郭老爷子，郭老爷子进来坐。”郭田心里一怔，暗道这于老太太平日都是一口一个亲家公，今天突然改口……是有什么别的意思？他在堂屋坐下，于家虽然落魄了，但毕竟曾是富户。破船三千钉，堂屋还是十分气派的。郭田坐定之后才问：“于庆贤侄不在？”于老太太殷勤地上了茶，说：“庆儿出去了。郭老爷子今日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”

郭田试探地着开口：“今儿个，香香儿找回来了。”

于老太太顿时就笑得十分勉强了：“啊，恭喜郭老爷子。这人丢了好一阵，总算是找到了。大家也都放心了。”

郭田见她一脸假笑，也就心知肚明。他沉吟道：“原本我儿与于家定下亲事……”

于家老太太太多精明的人，生怕他继续说下去，忙截住话头：“郭老爷子，咱们乡里乡亲的，都是知根知底的人。香香是个好孩子我知道，可我家世代清白……”

郭田沉下脸，站起身，昂首道：“够了！我今日来正是为了退掉这门亲事！君子绝交不出恶言，以往是我郭田识人不明，但这份罪不能让我家香香去受！”

于老太太闻言，倒是松了一口气。笑着说：“郭老爷子不要生气，来来，喝口茶。香香这孩子我也是喜欢得紧的。这不是……无奈吗？”她命下来取来纸笔，当场立下退亲书。郭田毫不迟疑地签了字。

离开于家时，郭田突然大步走向屏风后面，正好逮着在后面偷听的于庆。于庆涨红了脸，尴尬非常。郭田叹气，终于软了口气：“贤侄，郭家的事，是福是祸，自有郭家人患难与共。叔不难为你，但是香香刚回来，退亲这事儿……你看能不能过几天再告诉她？平日她对你，怎么着也称得上不错了？你能不能……到豆腐坊，跟她说几句话，安慰两句。过几天等她好些了，我自会告诉她。”

于庆张口结舌，对于这个自己一向巴结讨好的未来泰山，怎么也说不拒绝的话。于老太太开口了：“郭大哥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既然已经退亲，我儿再往豆腐坊跑，怕会惹人闲话……”

郭田点头，看了这对母子一眼，甩袖离开。

香香没有在家歇很久，这几天郭陈氏一直陪着她睡，豆腐坊里都是弟弟郭阳在帮衬。每天郭阳中午都回来，还给她带最嫩的豆腐脑。豆腐脑又香又滑，浇上一勺带着芝麻、花生、瓜子仁、肉沫儿及各种大料的酱料，再撒上葱花、勾一点点胡菜末，鲜香细腻。郭阳记得，姐姐是最爱吃这个的。香香吃了一碗豆腐脑，就很想去铺子里看看。郭陈氏这两天一直陪着她，只怕店里忙不过来。

香香手巧，郭田的酱料是祖传的秘方，偏就她能熬得入味三分。甜豆腐花的蜜料、咸豆腐花的酱料，她比郭田还拿手。

郭田正在磨黄豆，见她过来，忙问：“怎么不多歇几天？店里有我和你弟弟，忙得过来。”

香香知道这些天爹娘担心坏了，给了他一个笑：“爹，我已经没事了。总不能老闲着，过来帮您打个下手也是好的。”

郭田点头，想着让女儿有点事做也好。说：“你去看看酱料，这些天大家都说酱料味儿不足，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要是累了就歇着，

店里都是邻居乡亲的，慢一会儿就多等等，没事。爹还没老，能应付。”

香香点头，想了一会儿，终于还是问：“于庆哥哥……怎么不来了？”自己回来都两三天了，他怎么着也应该知道消息了吧？

郭田笑容一顿，许久说：“他……他最近有些忙呢，听老太太说出门去了，不在县里。”

香香看看他为难的神色，哪还不明白。她握住郭田满是豆渣的手：“爹，他……他嫌弃我，不认亲事了，是不是？”

郭田深吸一口气，知道这事儿早晚瞒不住。他拍拍女儿的手：“孩子，这样的人不值得咱们难过，等你身子好了，爹给你找更好的人家。”

香香点头，硬忍着没哭，爹爹已经够为难了。她去看酱料，然后笑着说：“其实不嫁人也挺好，我就守着爹娘、弟弟过日子，我就想和你们在一起。”

郭田那样高大魁梧的汉子，也不禁红了眼眶：“傻话。先看看酱料，外面客人等着要。”

香香忙去灶边，揭了那大锅的锅盖，用筷子蘸了酱料，吹冷了伸小舌头去舔，尝尝味道。然后突然想起前年于家被抢、着火之后，于庆和家人失散，失魂落魄地跑到豆腐坊来。郭田一边让他在豆腐坊住下，一边四处托人去寻于老爷子于老太太。那时候香香熬酱，他添柴火。火候差不多了，香香用筷子蘸了酱料给他，忘了吹冷，烫得他直吐舌头。

于家退婚的消息，很快就传扬开来。于家老太太到处找媒人为自己儿子物色媳妇。香香天天在豆腐坊帮忙，有了她，豆腐脑的味道又回来了。街坊邻居早上都爱过来喝上一碗，有时候要点酱料，郭家人厚道，从来不计较这些。

这天早上，客人太多，郭田舀豆腐脑，郭陈氏放酱料，香香和郭阳跑腿送到客人桌上。正忙得不亦乐乎，门口有个人，站了半天犹豫着不进来。香香看过去，认出是于庆。郭阳立刻上前，冷着脸子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香香把弟弟拉到身后：“做事去。”郭阳悻悻地瞪了于庆一眼。于庆跟香香从小订亲，这豆腐坊他常来。郭阳一直把他当亲哥哥也没两样，如今却是恨透了这个人。

于庆讪讪的，低着头也不看香香：“香香妹子，我……”